

活人塘

陳登科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藝建設叢書

活 人 塘

陳 登 科 著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編輯

• 編 委 •

丁 玲 老 舍 艾 青 趙樹理 李伯釗
田 間 陳企霞 厂 民 康 濯 蕭 殷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文藝建設叢書編輯例言

一、『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文藝作者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盡一些力量；爲讀者供應一部分文藝讀物。

二、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文藝爲工農兵的方向及整風運動以後，很多革命青年知識分子，自覺地走上了直接爲工農兵服務的工作崗位。八九年來，他們在這一個正確的方向下受到了鍛鍊，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藝運動的發展中，也湧現了不少的工農兵作者。他們中間，有的過去愛好或從事過文藝寫作，有的現在才開始用文藝形式來表達自己所經歷的各方面的生活與鬥爭。我們覺得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新文藝的建設上是值得重視的。由於他們缺乏和文藝出版方面的經常聯系，在寫作過程或寫出來以後，常常需要在整理、編輯、介紹出版方面得到幫助。『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行，就要在這一方面盡一部分力量。

三、近幾年來，文藝爲工農兵方向已經獲得了廣大文藝作者的擁護，各地文藝作者在這方向下的實踐，已有了不少成績。這成績一定會一天比一天顯著。這是中國新文藝發展的可喜的事情，文藝作者也將以自己的努力，參加新中國的文化建設。『文藝建設叢書』也準備在這一方面爲作者們服務。

四、文藝的普及工作中，已產生了大量的、爲羣衆所喜歡的、各種形式的作品。這中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東西——在思想上、藝術上比較完美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選輯與推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提高的最具體的範例，也是文藝建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作品。我們也希望能爲這樣的作品的出版工作服務。

五、『文藝建設叢書』以作品爲主：長篇、中篇、短篇小說的集子，詩歌、散文、報告、戲劇及各種文藝作品集子。

六、除作品外，也酌量編輯一些能够推動文藝運動的理論文字。

七、『文藝建設叢書』稿件接洽事宜，請投函北京郵政信箱四十號轉文藝建設叢書編輯委員會。

新河集，兩頭芒，

中間有個活人塘，

有錢沒錢拖進去，

打個票子到麥黃，

有房有地就典賣，

無田無地拖進塘，

寡婦託住去改嫁，

姑娘留住當偏房，

無數窮漢平不過，

多少伢子無爹娘，

那日太陽門前過，

死人跳出活人塘。

這一首民謠，在新河集週圍三十里路之內，流傳五十年，祇要是一懂事的孩子，聽唱到這首歌子的時候，都沙沙流下淚來。

新河集是蘇北阜淮公路上一個著名的小街，全街五百多家人家，據老人們談，從前十天四集，每逢一四七九街裏街外的人，這頭推那頭棍，人頭上接錢做買賣，老百

姓到街上跑過三趟，上海大世界也不想去了。

街後面就是一條阜淮公路，路上不分日夜的牛車、小土車、擔子、毛驢，來來往往滔滔不絕，特別是在豐收年的秋後，街頭上都囤滿黃豆、花生，生意的熱鬧那就說不盡了；一到冬至，江南下來的肥豬客人，都用輪船裝。

街的四面有一丈二尺高的土圩子，四角有四座土砲樓，東西一條大街，中間有一座三丈六尺高的孫家大樓，人都把這樓叫『活人塘』，三里路以外人望見就發抖，要是小孩子哭了，大人就說：『再哭給你擱到活人塘裏！』這麼一說，小孩子就乖乖的爬在大人懷裏，一動也不動了。

孫家大樓蓋起足有五十年，原是孫錫川在清朝中了武舉，回家蓋三間大樓，名叫『福壽堂』，前邊是八字門，兩旁擺着一對石獅、石鼓，門頭上橫掛着一塊石匾『武魁』。從此在新河集的陀螺三十里之內的老百姓，一天一天的變了樣子，大戶變小戶，小戶變光蛋，街的兩頭都瘦尖了。祇有孫家，眼看着一天富似一天，瓦房、田地年年增加，門口的木排如山樣；老百姓即將『福壽堂』改為『活人塘』，活人塘的歌謠也就傳出來了。

孫錫川死後，他的兒子孫在濤又接續了上世的威風。老百姓把武舉兩字丟了，改叫『董事』，將『活人塘』稱爲『二衙門』；日本鬼子打到兩淮後，『二衙門』又變爲『維持會』；就這樣三變，把新河集一條五百家的街變爲孫在濤的一家了。圩外二十多家小人家，高高的房子變成小舍子，連一條狗都沒得餵，週圍二十多頃的黑土地變爲孫在濤的一塊餅，二百多家都做了孫在濤的佃戶，街上扔磚頭也砸不到人，活像變成了死街。

四二年的冬天，新河集來了新四軍，攆走了新河集的維持會，建立人民政權。四年實行減租減息，孫在濤怕挨鬭爭，偷偷跑到江南去。四六年夏天土改，新河集這條死街，又像春天的花草一樣，慢慢又活過來了。

新河集週圍一塊一塊的黑土田，回到它原來的窮主人手裏；街上的店舖，新換上門面，掛起招牌；圩外的小舍子，一個一個翻蓋起茅草房，牛、驢扣成行子；多年不敢說話的人，又都嘻嘻哈哈有說有笑，『活人塘』也就沒人提了。

四六年的秋天，一個嚇人的消息傳到新河集：『蔣介石對共產黨翻臉了，調動四百萬大兵，向解放區進攻。』這消息像報喪一樣，把人們臉上的笑容都趕跑了——在

田耕地的人站下犁、卸下牛，鋤出的人，扛回鋤子，男男女女，自動集合起來開會，一條聲的喊：『要得好日子過得長，組織起來打老蔣。』當場即成立起新河集的支前委員會，民兵隊、擔架隊、洗衣組、慰問組、生產互助組，男女都組織起來，兒童團天天敲鑼打鼓，在街上宣傳，學校的漫畫、黑板報，貼滿了街。

蘇中七戰七捷後，國民黨吃了大鼻子，掉過頭組織七十四師、二十八師、整編七師來進攻兩淮，支前隊第一次在新河集活動起來，民兵中隊長沈金林在羣衆會上一談，提出擔架支前，會場霎時一片噪喊：『我去！』『我去啊！』『我去找想吃我們的「蔣禿頭」算賬……』寡婦薛陸氏娘兒倆，爭先在會上報名——大鳳子是薛陸氏二十歲的大女兒，第一個站起來：『我去！』薛陸氏跟着閨女大鳳子後喊：『我去燒飯。』沈長友老爹爹六十多歲了也報了名，轉眼工夫，在場報名三百三十多人，經大家評議後，只組織四十七付擔架二百多人，薛陸氏被推選領導洗衣組，如有隊伍住到街上，或那塊有醫院，領導婦女去洗衣服，不必出發往前方去。沈長友老爹爹選爲生產互助組，在後方領導生產小組，對出去抬擔架的人家裏，代耕、代種、代割、代收，保證不荒田。大家同意了，連夜各人即忙各人的事。出擔架的人，鋸樹、買竹子、搓

繩，網床的網床，打床的打床，新河集支前工作成了全區的先鋒隊。第三天半夜即出動了。

擔架隊出去半個月，天天都傳回很多好消息，新河集的人心，也很快安定下來了，就像有一道萬里長城，把匪軍擋住一樣，大家都相信前方的勝利，可以把匪軍擋住，各家照常做活。不過轟隆隆的砲聲，日夜的響，飛機天天在頭上嘯，到處亂打機槍，仍攪得人心神有點不安。

一個半夜時分，薛陸氏一隻膀子脫出棉襖，抱着鐮刀，埋着頭，呼嗤呼嗤的在砍着豆棵子，她的小女孩七月子站在路旁，呆呆的喊：『媽噯！媽噯！擔架隊又過來了；我大姐哩？』

薛陸氏抬起頭來，望望兩丈多寬的公路上，過着黑鴉鴉的民工隊，一眼望不到頭，噪噪嚷嚷的向南奔；她對七月子說：『你姐她們在前頭呢；這怕是濱海縣的吧！乖乖，趁夜裏快割吧，白日裏飛機一來，又要鬧了。』

七月子割一棵豆子，抬起頭來向路上望一望，嘴裏喃喃的唱：『送姐送到大羊莊，姐姐擔架上前方，幫助軍隊打勝仗，妹妹在家收割忙，妹妹在……家收割忙（送詞）。』

薛陸氏隔一會也抬頭望望公路上的人影，聽七月子唱得滿好聽，有時候又張開嘴哈哈跟着笑，不知不覺，二畝黃豆快割完了。再向後邊看看，路上的民工大隊已過完了，祇剩下三掛牛車，急急的往前趕，太陽漸漸冒上竹竿高，她慌着說：『乖乖，快到那頭去，把小車子推來，讓媽媽裝，飛機要來了。』

七月子骨碌站起，鐮刀一擡，拔腿跑到小車子跟前，解開了繩，哈哈推着喊：

『裝啦！裝啦！』

薛陸氏剛抱起一鋪豆稞子，忽聽天上鳴鳴，抬眼見東南角飛來四架，朝地下一臥，趕緊喊：『乖乖，飛機來了，爬下來，就在那豆鋪上不要動。』

公路上三掛牛車，裝的滿滿三車洋麵，趕車的人，一聽到響聲，四分五散都跑到公路旁，頭直往豆稞與山芋溝裏埋。那不知死的老牛，還探開腰，拉着車子，四足蹬開，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薛陸氏兩手抱住頭，在禱告：『菩薩，不要被看見啦！飛過

去吧！』突然最後一隻小飛機，如箭頭一樣，直斜下來：『咯咯咯咯咯』一梭子機槍打得地下塘灰直冒，前邊的那兩隻大的，又掉回了頭『轟轟轟』丟了七顆炸彈，一輛牛車馬上燒起來，四條牛躺到地上去了。七月子慢慢翹起頭，映映眼，呆呆的說：『媽，大姐她們不曉在哪塊啦！』薛陸氏的臉，已經和紫蘿蔔一樣，沒有說什麼。

她抬起頭來，望望路上的牛車着了火，四條大黃牛躺下不動，天上還是嗚嗚的響，勒起拳頭，對着自己的腦壳，哈禿哈禿輕輕捶了幾下說：『我年紀大了死了也沒事，大鳳小伢子，膽小了嚇就嚇死了，怎讓她參加擔架隊呢？……』低頭看看滿田二尺多高的黃豆稞子，由根到梢，一掛一掛，飽鼓鼓的黃角子，墜彎了豆稽，心裏一轉念，輕輕又放下手說：『他要我肝花，我要他肚腸，去的好！』

她爬在地下，前前後後的想：『新河集一條吃人的狗——孫在濤，他害死我家男人，霸佔去我家田地、房屋十三年，共產黨幫我奪回來，仇還未報，他又回來，我一家的命，還有嗎？……』

她想癡了，忘記空中還有飛機轉，在豆鋪上一頭坐起來，向七月子招招手說：『乖，你到媽媽跟前來，媽媽告訴你，你爸爸……』

七月子在地上一滾，爬到她懷裏，一把抱住她脖子：『媽！快爬下，下來了，你看，你看，屁股上冒煙啦！』

她抽抽鼻涕，在七月子臉上揩揩灰土，拉回七月子指着天上飛機的手說：『乖，你已十七歲，你在媽媽肚裏就沒爸爸，你是苦命，我娘兒的罪，又要到頭上了！……』

薛陸氏嘴癰了很久，眼圈一紅，扭過頭，指着後面黑洞洞的樹圩子說：『乖乖，這圩子裏的瓦房，都是窮人一點汗一點血蓋的，它就是活人塘，你爸爸就死在那裏。』

七月子在她懷裏，翻過身，跪在她的腿上，搖着她的肩膀說：『媽！再不要提爸爸的死吧！』說着就爬到她懷裏嗚嗚哭起來。

七月子最怕媽媽提起爸爸的死。當她第一次聽說了的時候，直哭了一天，媽媽也陪着她哭了一天，以後想起就吃不下飯去。

那一次還是在二年以前，她們母女三個住在新河南一個村子裏。薛陸氏離開新河集，原是因為孫在濤要逼她做小老婆才逃出去的，那時候只怕孫在濤打聽着她的下落，自然不敢跟孩子們多談底細話，等到一九四四年新河集減租的時候，沈二爹才去把她母女們叫回來。

那時候，農會召集受苦人們倒苦水，她才跟兩個女兒說：『媽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去倒一倒。』七月子和大鳳子問起原由，她說：『提起咱家的苦來，真要把媽憋死了！盡是孫在濤那殺千刀的害的！孫在濤是新河集最有脚力的人，吃人的野狗，他父親孫錫川中過舉。孫在濤是新河集的董事，做過鄉長，他家有二十多頃地，開木廠，

家裏養十幾個勇（保家丁），專門在新河集欺侮人，霸佔窮人家田地、房屋、女人……』她咬牙切齒的往下講，七月子急得一頭蹦起來：『爹也被他搶去的嗎？』

她拉起破藍布的夾襖角，拭拭眼淚，掉回頭：『乖乖，你看咱新河集周圍的黑土地，都是孫在濤佔人家的，被孫在濤利債滾去的，中間有咱家十二畝是你老太爺手裏買的，你爸爸就爲這田被孫在濤害死的……』

她講到這塊，七月子問：『媽！咱們不是從三河南來的嗎？』薛陸氏說：『乖乖，咱原來也是新河集人。咱薛家祖上是鍋碗一擔挑到新河集的，落了戶，靠兩隻手苦，可憐，熬腸刮肚的，買了這幾畝田，到你爸爸手裏，我家是獨牛獨車的人家。』

七月子隨口問：『媽！咱們家也不窮呀？後來爲什麼搬走了？』

她接着說：『孫在濤是黑狗心，他看我家這塊十二畝田，戳在他的田肚裏，他就起意害死你的父親，拆去我家的房子，佔去我家田，他把我一家都害死了。……』

七月子盯住她嘴上看了半天：『媽！那我們怎又活了的呢？』

『乖乖，在民國十八年九月裏，你爸爸從田裏推一小車豆子，往場上一登，那個殺千刀的張學海來了。張學海是孫在濤的貼身子（當差的門丁），手裏拿着盒子槍，

惡聲古怪的到我家，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鷹抓小雞一樣，把你爸爸拖了就走……」

『媽，好好就被抓去嗎？』

『我在家正餵你大姐吃奶，一嚇嚇昏了，跑到外面，攆到門口大路上，一把抱住張學海，央求了半天：張大爺呀……你把他這忠厚人帶到哪去啊？！他飛起一隻腳，直對媽媽胸口，把媽媽踢死過去。……』

七月子伸手在她懷裏摸摸：『媽！就踢你這塊的嗎？』

她接着說：『圩外沈二爹爹跑來，慢慢把媽媽屈過來！你爸爸已不見了，晚上周步權大哥送信來，說你爸爸被孫在濤吊在大廳上打得死過去三次，硬賴你爸爸偷他家驢子的，用鐵絲穿起鼻子，乖——乖——』

七月子一頭坐起來，眼睛嚇的直轉：『媽！那不疼嗎？快把驢子還他吧？』

她往七月子肩上一倒：『乖，哪塊有驢子哈，你爸爸是吐口吐沫臉上揩得的人，出世未拿過人家一根線，怎敢太歲頭上動土，偷他家的驢子呢？這都是殺千刀，把狗拖的，絕子絕孫的做就的作子，他把街上的大煙鬼子周連奎弄通了，一口咬住你爸爸與他夥偷的，蛇咬一口，入骨三分，賊咬一口，跳下黃河洗不清……』

七月子眼睛睜圓，跳起來說：『爸爸不能跟他講理嗎？』

她低下頭向七月子臉上望望：『乖乖，新河集姓薛就是我家，天下是人家的，你哪塊去伸冤呢？把你爸爸送到縣裏，第一天就把膀子吊斷了，腿被木槓子踩折了，你爸爸哪受過這樣大的罪？一恨一悶，第三天晚上，在牢裏一頭對牆上碰死了。乖乖，你爸爸，這坟十四年了，那時你還在媽肚裏……乖乖，你爸爸在牢裏臨死，把手指咬破，在心口寫「伸冤」……』

七月子呱呱一聲：『爸爸呀……』躺下直滾，大哭大嚎，她也抱着七月子滾起來。

她躺在地下訴長道短的哭：『我的親人啊，傷心啊！你要我伸冤，你要我報仇，薛家是孤門小戶，雞蛋怎能與碾子石碰啊？你棺材一下出，下豆油鍋的孫在濤又下絕心眼子，帶來十幾根槍，把我搶到周連奎家，逼着我改嫁，沈二爹把牆挖通，救出來，帶着大鳳子，逃到三河南，就是那一年才生了你。如今十五年了，共產黨來了才把咱們叫回來。……』她和七月子哭得喘不過氣來，大鳳子一邊哭一邊才把她兩人拉起來。